



最初的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

[俄罗斯]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著 汪介之 等 译

Первые опыты

译者：汪介之

最初的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

【俄罗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著 汪介之 等 译

Первые опыт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初的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帕斯捷尔纳克著; 汪介之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7

(百读文库)

ISBN 978-7-5447-1307-8

I. ①最… II. ①帕… ②汪…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1403号

书 名 最初的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
作 者 [俄罗斯]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译 者 汪介之 等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Слово, Москва, 2004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343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07-8
定 价 3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百读
文库

目 录

最初的体验

001

阿佩莱斯线条

096

奇特的年份

119

一个大字一组的故事

121

对话

151

第二幅写照：彼得堡

159

无爱（中篇小说的一章）

182

寄自图拉的信

191

柳维尔斯的童年

201

一部中篇小说的三章

256

空中线路

266

中篇故事

278

帕特里克手记

328

译后记

388

最初的体验^{*}

1

天已暗下来了。暮色中，多少楼台和尖塔！

所有这些楼台和尖塔的顶端都紧紧地揪住了天幕，使它像烟雾缭绕的灌木丛一样下垂，随后又放开它，于是天幕便飘然上升，微微晃动，由于星星的聚集而富有弹性地颤抖。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而是显出如同在退色的牛皮纸上画出的淡黄色，当灯光广告在远处布满时，也没能划破和惊醒这片黑暗，反而是广告本身极其黯淡，像晒得灰暗无光的皮肤。广告下方硕大、湿润、闪亮而又不安分的光束，把不断扩散的黑暗、帽子、眼睛和牙齿周围的椭圆形热气、难解其意的姿势和滑动等都联系并捆绑在一起，街道上的煤气灯那尖刺般的光线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刺入这道光束，又与后者交织，就这样移动着，同时移动的还有变小了的人群和仿佛别上去的胸花似的发髻。灯光闪亮的客厅和覆盖了所有窗帘的低声絮语汇成一片；楼下，热烘烘、湿漉漉的橱窗里随意摆放的器皿，乐器商店里的铜制乐器，悦耳动听和疲惫

^{*} 本篇由写于1910—1912年间的四十五个片断构成，作者生前未发表。1976—1984年，莫斯科、耶路撒冷、斯德哥尔摩等地出版的相关文集，先后发表其中的若干片断。俄文版《帕斯捷尔纳克文集》（5卷本）第4卷（1991）收入了其中的二十二个片断。《帕斯捷尔纳克全集》（11卷本）第3卷（2004）收有全部四十五个片断，并加上了标题“最初的体验”。

不堪的声音彼此交错，甚至连玩具、小雕像和火炉，甚至是技术事务所那些远离尘嚣、萎靡不振的玻璃也竞相朝室外抛掷狂喜的感觉，明净如镜的住宅反射出来的马路的影像跑出来和马路本身会面，它那模糊不清的轮廓有如灵魂，其影缓缓游动于这些窗户中的有棱角的玻璃瓶中；而在没有亮灯的地方，在面向广场那一带，在那些公证人的小酒瓶中晃动的喝剩的酒，香气四溢，似乎映照出尚未完全疲倦的苍白而微红的天穹，以及纪念碑及其崇拜者身上的花瓣。

在那里，整整一卷槭树的叶片，有如一部简略写就的忧郁的小说，沿着被冲洗干净的温顺的柏油路飘落开来。不远处有一位姑娘正在向一位快要冻僵的老妇人买一杯玉米粒，马路上落满了鸽子。

瞧这傍晚和空气，就像脱光了树叶的林荫路。低垂的楼房、伴着鸽子的姑娘和晚风。晚风使一切都为之倾心，又把一切都变成了风向标和食指，于是这整个一片暮色——便俨然成了发出呻吟的、业已生锈的巨大风向标，它指向忧伤的河岸。这时有个人穿过四散开来的人群和马车，没有拐弯，径直穿过广场，从一位伟人纪念碑¹旁走过，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他大概想用自己那不自然的、由于高兴而变得迟钝的步态来代替很多事情。瞧，瞧，他这就走近了，几乎是在快步奔跑，而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一瘸一拐的行走，他突然扑倒在一些过路大学生的脚边，伏在纷乱地散落着槭树碎叶的人行道上。他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支短铅笔，神情狂热地拿它对着喃喃细语、带有似乎嗡嗡作响的煤气灯光圈的树叶，好像准备在柏油马路上写点什么。这个人距离撒落的玉米粒如此之近，以至于老妇人以为他在偷玉米粒，立即开始大骂，朝着孤寂、荒僻、落寞的空气发出响亮的、残缺不全的责骂声，而那位姑娘则迅速跑开，鸽子在对她有了透彻的认识后也打破了沉寂。强壮有力的大学生们抓住了这个奇怪的家伙的胳膊，他们是医学院的学生，认为此人是癫痫病发作。

就在这些人跑动时，沿街叫卖的小贩们也手拿空托盘聚拢过来，教堂祈

1 这里指的是俄国书籍印刷业的奠基人（？—1583）伊万·费奥多罗夫在莫斯科的纪念碑，它是雕塑家谢尔盖·沃尔努欣的杰作（1909年揭幕）。

祷前的细碎微弱的钟声在寒冷的夜幕中发出悠扬婉转的旋律，钟声似乎想给石板和马路镀上一层金属。条条小巷揉搓着传来的钟声。我走到近前，那人已经站起来了，但还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是颠三倒四地试图证明，他身体健康，只不过丢了一粒纽扣；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领带像是黑色的浪涛——天啊，要知道这是列里克维米尼，我和他曾在同一中学学习。还有，他曾那样出色地为我写过作文……

片刻之后，我和他已经站在伟人纪念碑旁，四轮马车仿佛在半空中飞驰，人群有聚有散，灯光的利爪也是时而聚合起来，时而撕破黑暗。

下面就是我们的谈话。

“请告诉我，列里克维米尼，你现在是完全健康的吗？”

“哦，是的，谢谢您，但是再见吧，我还有 rendez-vous¹。”

“等一等，要知道我们应当互称‘你’，还要谈谈如何理解你在柏油路上所做的事。”

“哎呀，我请求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首先，我们应该互称‘你’，然后，你听我说……”

这时从伟人纪念碑的阴影里走出一位身材匀称的太太，她走过的时候，高傲地朝我们这边扫视了一下。她那清秀的下巴有如雕塑，这下巴和嘴唇抑制住了她的体态和眼睛中所有激情的爆发，她是这样的一位（……）²

“你想说什么，请继续……”

“列里克维米尼，要知道我们曾经非常要好，要是你不想说，那就这样告别吧。”（我很难过，便打算离开了。）

这时他说：

“您知道，我是个画家的儿子，唉，我不想说这个了，是的，就在那边马路上，现在这已经很可笑了。但是您瞧瞧，向四周看看吧，这个街心公园倾向一侧，就这样倾斜着像枝条一样扎进了天空。须知在那宛如蔚蓝色雪峰的天幕

1 法语：约会。

2 作品原文在此处中断。11 卷本《帕斯捷尔纳克全集》的俄文编者以尖括号 <> 表示作家小说遗稿中的这类中断，译文则一律用省略号加括号的形式予以标出。

上,微微闪烁着许多开花长叶般的、像扎出的小孔一样的星星,它们颤动着,仿佛天空涌出的一汪水中的幼芽;再看看这儿纪念碑旁的昏暗和广场上半明半暗的光带,你就会发现好像是随着划亮的火柴,远处泛着磷光的马路上轻盈地移动着减速的马车。

“您再往这里看一看阴影、光斑和剪影的混乱杂糅,看一看这整个显出黑色、因烟霭而加深了的色调在潺潺流动中的消融,看一看它们,马上便看到:这就是地平线,它光秃秃的,却永恒不变;这就是建筑物的垂直线,也是光秃秃,却雄伟庄严;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广场,被痛苦挤压在纯粹是拐角的地方;您再瞧这边,就在那里,我的朋友莫扎特¹,正走过盛葡萄的托盘旁边,现在他就到了马车前,请等一等……他应该立刻在这里停下,因为有人运来了铁梁,正在用一种懒散的、震耳欲聋的吵嚷声撞击马路;我确实看到了停下脚步的莫扎特,他让过了丁当作响的马车,并继续在笔直、平坦、人们来去匆匆的道路上寻找出路。

“是的,这样看屋顶和正门的线条,您会惊讶不已,不,这样您将会体验到两膝发抖,体验两种感觉的差别;更确切些说,您马上就会看到,整个色彩和阴影的出现是如何发狂似的增强与消失的,这些色彩和阴影如何对着线条、轮廓和边界祈祷,对着这些神明而不讲情面的神灵祈祷;坚毅顽强的线条,坚毅顽强的轮廓——这就由于充满宗教狂热而不知不觉地神化了谁——和色彩。您看,不论它们刚刚从何处汇聚在一起,鞭挞自我,号啕大哭、开怀大笑或擤鼻涕,都是为了让自已隐藏到脱离了高贵的上帝本身的线条上。”

“我的朋友,我什么也没明白,但我看到你很激动,如果我不了解人行道上事件的原因,那么我也就不会详细询问你了。”

“是的,是的,在人行道上;上帝,这是轮廓,是保护人,上帝,这是崇拜者的界线,祈祷的界线,哎呀,我们现在这样太沉重了……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有上帝,有古老永恒的祈祷的古老永恒的轮廓;有一个时期,这些祈祷可能曾经作为没有形式的色彩而陷入迷惘,后来也找到了自己的显出轮廓的水体,

1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的姓氏。

自己的形式；他们是外人，无论大小都在同一时间，这些人，他们有上帝，因为他们没有祈祷，而他们却没有祈祷，是因为他们有上帝，上帝可能老了，祈祷却一定总是出现，如果祈祷不是时隐时现，不是光斑的话，上帝会成为它的家园吗？哎呀，请原谅，科伊诺尼耶维奇，我马上就来——那里有个熟人，我打个招呼，再领他过来……”

接着他就像平常一样走了，头也不回地径直朝他的熟人走去，那人正在向一个男孩买天竺牡丹，可能不是天竺牡丹，但须知现在是秋天啊，他把天竺牡丹移到左手，开始摇晃列里克维米尼的双手，然后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大概那些冰凉的天竺牡丹把列里克维米尼的脖子刺激得发痒，就在这时两对情侣默默地从长椅上站起来，挽着手离开了；真的，似乎有些忧伤；这个怪人，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某种新毕达哥拉斯学派——那几对情侣就这样走了，就可以坐下来了。此时，就像下班后的女裁缝从各个角落慢慢走出来那样，疲软无力的风裹挟着黄色桦树的最后一批树叶缓缓地吹过来，树叶艰难地聚到了一起——树叶前面就是水洼，城市的街道把闪烁着含混不清的点点亮光的整个城区隐藏在水洼中。于是树叶就围绕着水洼爬行，张望打量，仔细端详，一边嗅着大地的气味，一边微微颤动。

在那边，和列里克维米尼一起踱来踱去的他的熟人，正用天竺牡丹比画着什么，大概当他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就嗅嗅它们，把头埋到花中，可能还在咀嚼或者像抽烟那样抽吸它们；当列里克维米尼说话的时候，他就放慢了步子，把头垂向一边，像乐队指挥或铁饼运动员那样移开右手——他们就在那里走动。无数熄灯装置的潮气在蔓延，受到树叶唆使的潮气构成圆帽的形状，吹动闪现着灯光和倒影的水洼，祈祷前的钟声又随着秋风传来；仿佛有人在马路的另一侧搬走了天空，撞落、颠散或泼掉了潮湿而杂乱的沉淀物；水洼和水沟都已载满了——连同烟雾。这就意味着，列里克维米尼陷入了绝境；也许他会说，闪光也是上帝，因为闪光反复出现并连接为一种状态，而烟雾则是大量祈祷却没有找到上帝的人们的一种狂热；谁也不理解这个列里克维米尼。这就是他，他的熟人续完了他的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曾说，这是咱们共同的不幸。”

然后他向我作自我介绍,在意味深长地向前挪动的同时,不自然地、以某种故意做出来的热忱直视着我的眼睛。

“马其顿斯基,是的,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就是那个人¹的同名者,防止人身伤害保险协会……”当他看到自己的俏皮话没有起效,便皱起了标准的眉毛,急促地说道:“您说说,”然后他好像和自己斗争了一下,不出声地继续着这个“您说说”的语调,仔细看着手中的天竺牡丹,用手杖拨了拨不幸的小叶片,又举起手杖,把它夹在腋下,把天竺牡丹交给我,自己弯腰抽起烟来,以一种刮脸时的严肃性和烟叼在唇齿间的深沉重复说道,“您说说……您见过他这种傻瓜似的姿势……”接着他就装模作样地笑起来;我觉得别人都在嘲笑我,便打算离开,列里克维米尼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于是说道:

“萨什卡²,这需要对他解释一下。”随后他就对我讲起来……我们穿越散发霉味的空气走到长椅旁,长椅像空洞的牙床在雾气中显露出来,如同在安静下来的广场上出现的那种冷漠的惊讶,纪念碑正准备数落它几句,总之就像某些景物梦见我们时的那种样子。这儿既有大体上是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街心花园,又有一些刚刚滑落下来的被冷风吹掉了叶子的树枝。大家坐了下来:马其顿斯基、列里克维米尼和我。马其顿斯基身体扁平,服服帖帖,且明显有些做作地亲近列里克维米尼,两人都好像是盖到一团雾气上并压出印痕的图章——雾气是如此浓重。

这时列里克维米尼从同伴手里拿过手杖,用它钻着沙地,叉开双腿,低着头,轻声地说着什么。

这里存在过真理和谎言(以及为它们服务的时间,如果真理和谬见有自己的泪水和喜悦,那么这时间也曾为真理和谎言哭泣过,高兴过;要知道你了解历史和教育)以及痛苦和幸福,还有那种孩子般的感受;当你的生命就是你身上流动的血浆和那个你崇拜的人——生命的细胞,这是真正的生命的固有属性——时,你那充满痛苦的准备状态就有了上帝的轮廓,因为你天生就具有伟大的分寸感,这是上帝赋予的;须知人们常说痛苦,因此他就是属于你

1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的姓名。

2 亚历山大的昵称。

的,就是你的爱的无与伦比的轮廓。¹

这一切发生在童年,也即当生活的事实还完全而充分地遵守礼仪,它们就是你的感情、你的快乐和忧伤的对象之际,这时候你似乎就是拥有上帝的轻轻颤动的花朵,就是它们的轮廓。

要是您回忆起童年,您就会觉得,您体验过的那些不安与事实就像是在神奇的生活中蘸了一下的画笔,也就是指定给您的一幅画。(……)

“要知道这是如此枯燥,我不想说这个了,但是我陷入了困境——你明白吗?可以这样渐渐深入到某种环境中去,以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这种环境中,用它的语言来感受。”

“请问,”我问道(你要明白,我在请求以“你”称呼我),“这可能接近你一直在美学中构建的浪漫主义,也许你打算……”

“当然,”他打断了我的话,“这接近于浪漫主义。但问题在于人们是否理解它。或许有人以为,所有那些点燃关于善与恶、幸福与不幸、真理与谎言的独特戏剧之生命的火炬,在陷入美学领域后,就像进入了一口深井似的熄灭了,只剩下了美与丑的泼溅和涟漪;不,只有那些没有体验过所有这种不太引人注意的轻微痛苦的人才这样说,生活的点火者永远不会变少,而当他们举着自己的火炬接近美学领域时,如果这口井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其中充满了爆炸性的美学气息,他们将会炸毁这口井。”

这时马其顿斯基指着剩下的花束说:“你们看见了吗,这花束是如此烦躁,好像在倾听怎么把它揪光了。”而列里克维米尼则突然开始哭诉起来……“我何必要说这些,何必把这些话全都对你说,我可真是一位画家,当我看到周围的轮廓与线条的诗情画意,就按捺不住了——于是我便感到忧伤,发出

¹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遗稿(未全部完成的作品片断或作品手稿)中,存在着一些被作者本人勾去的句子和段落。11卷本《帕斯捷尔纳克全集》的俄文编者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被划去的内容:一是加注释说明原稿中何处删去了哪些文字;二是在正文中列出这些文字,并加上方括号[]以示区别。译文也相应地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俄文编者仅在注释中说明的删去的文字,一般不予译出,因其大部分与正文内容重复,或与正文前后不连贯;对于俄文编者在正文中列出的文字,则全部译出,并一律以仿宋体排出,以便与译文正文相区别。

一种徐缓从容的抒情性怨诉,要知道我看到了一个纯正、安宁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家庭,它需要景仰,而我也希望把带有崇拜者的狂热色彩的整个人群都汇集到这些线条上来。我也对你们说过,错乱的色彩都崇拜线条,或者正相反,而且这还更为经常甚或永远如此——我看见了真正的朝圣,它在其祈祷中推翻、战胜、淹没和消除过时的轮廓,但是大多数轮廓却不可淹没;而每逢夜晚,外在的轮廓甚至就是上帝,就是地平线,连地平线也像砂岩的边沿,每逢夜晚就被风化了;或者就像帷幔正在阴燃,被大量不断燃成灰烬的冒烟的烟头——夜晚的街道——烧破,须知这些街道也在挨近地平线处受到挤压时渐渐消隐。对,请设想一下整个黄昏时分的宗教革命,甚至当那些线条抑制住白天的狂热,不再作为界线存在的时候,当那些被奉若神明的线条折断、增多、压弯并突然自己开始轻轻飘荡,自己屈膝跪下,自己也想拨弄随便什么念珠,靠近祭坛,碰撞栅栏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就都膨胀了,如同某种被赋予灵性的春汛,这便是属于你的黄昏时分——整个被唤醒的游牧者的草原,某种由幻影、斑点和碎片参与的旅行,它们彼此拥抱,哭泣,抨击自己——这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无神论的一种不幸,这时,萨沙,你不要打断我的话,这时只有歌声鼎沸、填得满满的广场,却没有对神明的欢呼,因为所有的线条,哎呀,这是让你生厌的,所有的线条、色彩对神明的欢呼都俯首听命了,不再是自己,只成了一时的冲动,而且这里也没有那种纯正而有经验的手笔可以承受迎面而来的狂暴。”

“哎呀,你这样说很好,列里克维米尼,”马其顿斯基说,“这就是无神论——这是一条没有逆向而行者的道路。”

我困惑不解地问道:“那么究竟有没有上帝呢,要知道,他完全不是线条,在黄昏时分的所有这些混乱中就可能出现上帝,出现这些暮色的结合,而一般说来上帝就在这里。”

“您又不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没有体验到上帝在生活、道德和真理中的不可或缺性,但是我也在这里把他理解为一种伟大的轮廓,一种您的欢乐和痛苦,以及所有相互关系和情感的这种丰富多彩、生命的色彩鲜艳的血液在其中流转的框架;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血液循环,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是纯

洁无瑕的，那么被忘却的生活、已不是它本身的世界就会回到我们画家的身旁；不是它本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已经不屈从于自己，而愿意屈从则意味着，色彩服从于形式，可视形象服从于缄默，各种性格服从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爱情就是那样一个生命既痛苦、又总是狂热地崇拜于其中的框架，而崇拜的框架便是上帝。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框架、轮廓和概貌，这就是线条、规范和日常生活，人们之间情感的交叉；在生活中也出现过那样的黄昏时分，这时一切都是线形的，也即高大、顺从和神圣的，本身就希望线条控制自己，环绕自己，因为其本身正被吸引——你看，我离开本题了，我现在想说的是——楼房的正面在晃动，独家住宅也在晃动，地平线在喘息，而接着就开始颤抖——这意味着生命被纳入一些框框中，这些框框是一成不变、静止不动的；但是它们也迷恋上了生命，成为这样一种生命，它 und man muss die Götter, die Liebe, alle Rahmen die Leben geworden umrahmen¹——为什么它用一种断断续续的、湿润的嗓音喊了一声，后来又较为安静……这就是抒情诗人，他没有理性地理解这一点，对黄昏时分以及什么是创作感同身受，好像不同情暮色，这时候一位画家跑过来，以一场充满灵感的哑剧向您展示，所有神圣的细胞都已腐烂，随后他便祈祷——如果您携带暮色绕行于上帝周围，您就会看见形式分崩离析，它们成了内容，并因此而蒙受内容的疼痛，就会看见实际生活浸满了命运，命运就像偶然性一样随风飘动，缓缓掠过，于是您就会为命运安排另一种命运，使它进入轨道。这就是思想，就是意识，但也是直接的情感，它会引起这样的反应：我这就走了，已是黄昏时分。”

他们就像无数失踪的孩子，全都走到近旁来询问，我是否看见了他们的母亲；如果我的爱是最后的框架，那么我将用自己的爱稳住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我要说：“是的，我看见你们的母亲安杰丽卡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到她那儿去。”但是我的爱仿佛是以一个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瘦弱的、处于激愤中的黄昏时分的街头男孩形象进入我身心的，那么我和他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在书页中最为清晰，最为简单明了。

黄昏时分，您是否明白，它就是无数次偏离和丢失了自我的无家可归的

¹ 德语：应当让神明和爱情用一个框架来紧紧围住所有那些作为生命之框的事物。——原编者注

焦急，所以抒情诗人应该处理好黄昏时分，而槭树叶于突然间在马路上四处蠕动，也仿佛无尽的暮色在徘徊萦绕；柏油马路是这样的远方，它应该成为某种没有色彩的、固定下来的轮廓，暮色为了这个轮廓颤抖和燃烧，因此我就鲁莽地扑过去，为的是在树叶周围画出上帝的形象，为斑点画出轮廓，为狂暴画出宁静。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延续；这已很枯燥，突然，马其顿斯基跳了起来。

“我早就应该到未婚妻那里去了，我们一起去吧，列里克维米尼，还有您。”他转向我说。我谢绝了，和他们告别后便独自走开。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列里克维米尼和马其顿斯基向那条通行有轨电车的街道走去，那是一条冷清的线路，还有那种摇摇晃晃的老式车厢在那里穿行。这时已经从远处传来阵阵拖长声调的轰隆声，继而，片刻间就在雾气中膨胀起来的一个幻影远远地转进了街道，它带有一盏微亮的红灯，就像一颗独一无二的牙齿；它向前疾驶，马路便发出亮光，列里克维米尼和马其顿斯基上了车。

“这会儿你在干什么，列里克维米尼？”

“正在陷入困境，那么你呢，马其顿斯基？”

“带你一起去未婚妻那里啊。”

到了下一站，四位穿大衣的身材高大的大学生弯腰上了车，电车开动时，他们就摇晃起来，于是便抓着座椅的靠背或互相扶着，那些靠背互相挤靠在一起，售票员叉开两腿站在那儿，如同人群在广场上集结，时而拥来，时而退去，而广场依然安静如初，仿佛聚在一起的版画的宽阔边缘；结果就像复活节前克里姆林宫那样人满为患，成了无数斑点和幻影的乌合之众，而具有英雄气概的广场则掌控着它们，耐心细致地调遣着人群。

“一起去我的未婚妻那里吧。”马其顿斯基打断列里克维米尼的话，这样说道。“她想见到你，你们正好认识一下。”

于是我们一起向那条通行有轨电车的街道走去，那条线路不那么热闹，有老式电车在那里行驶。远处已经传来好像是车厢的拖长声调的轰隆声，那

大概就是我们要乘坐的车，它远远地拐进了我们这条街，亮着在雾气中膨胀起来的灯光，似乎是在招魂会上被唤出来的亡灵。它发出拖长的低沉的梆子声，排开周围的雾气，急速地驶过来。我们上了车，车厢几乎是空着的，只有四五个乘客。

在这儿，来自某君科伊诺尼耶维奇那里的对于列里克维米尼的那种愚蠢的理解行将结束。（后来，我——萨利耶里¹才知道了关于列里克维米尼的许多事情。）

让事实本身去说明吧。

2

我下车来到特列季亚科夫胡同。如果我要说些什么，那就是：人群、人群、人群，马匹聚成一堆，有人围着带有抒情性花饰的围脖，在和马车夫一起给轻便马车搓着细绳，于是这样绷紧、容易扯断，又打上新接头的绳索便慢慢蜿蜒伸展。在晚间步伐匆匆地以颤抖而失去控制的笔法于修饰的人行道和柏油马路上绘出的普遍往来运动中，在人行道细小的行距间，这一如同清漆滴入寂静中的马蹄印和轻轻摆动的弧线与剪影组成的纵行，仿佛一条传送带在缓缓爬行。

犹如复印出来的一层暮色就像写字台上潮湿的卷烟纸，覆盖了一大群卖报人和警士、房子和塔楼；这卷烟纸般的层层暮色徘徊不前，流连忘返；而在暮色之外的一切似乎都是千篇一律的，这些分成小块的天空由于教堂和高楼单调无色的轮廓，由于广场未经染色的灰暗装饰而被绷紧；挂在这几条胡同上方的天空的侧翼时隐时现，失去了自己全部金褐色的华美尘埃。

广场上方的天空在林荫道边的雕塑艺术品中间休憩。它在这儿开出花来，茂盛起来，给旅馆的玻璃涂上了一层花粉，随后又像刚收割的干草那样散

¹ 作家在这里借用了作曲家安东尼奥·萨利耶里的姓氏。安东尼奥·萨利耶里 (Antonio Salieri 1750—1825) 是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都曾跟他学习过。萨利耶里当时在音乐界的名望不亚于莫扎特，是后者的竞争对手，后来人们猜测萨利耶里因嫉妒莫扎特而最终毒杀了他。